

一之刊增 藝文西江

區色紅老
集事故命革

編會合聯界術藝學文省西江



寫速莊康

志同平武邵

目 錄

方勝峯會議·····	邵式平(1)
死亡線上的爭鬥·····	劉俊秀(9)
革命要處處爲羣衆着想·····	鄧 洪(21)
光榮的江西婦女·····	危秀英(25)
贛東北老紅色區幾個革命婦女的故事·····	胡德蘭(29)

方勝峯會議

鄧式平講述
文井彥記錄

江西人民廣播電台的樓上，有一間精緻的播音室，這裏以前是蔣介石的行轅，而今天又回到人民的手中來了。這是一個清靜的晚上，十多個文藝工作者屏聲靜氣的圍住一張長桌台，靜聽老革命同志講述革命故事。

今天，是請江西省人民政府邵式平主席來講。邵主席是當年贛東北革命的領導人之一，他的故事真多，他講起話來又通俗又有風趣，他的話一開頭，就把你帶到故事裏去了，叫你入神入迷，所以，大家都喜歡聽邵主席講故事。

「講些什麼呢！」他似乎還找不出一個適當的話頭。

「就講講你在贛東北的故事吧！講個短的。」省文聯石凌鶴主席給他出了個題目。

「好吧！」窗外的夜色十分幽靜，室內另外的一個台子上，放着一具錄音機，這時沙沙地開動了，邵主席便開始了講「方勝峯會議」的故事。

「方勝峯會議，是創造贛東北老紅色區的一個關鍵」。邵主席開始講起來了：「革命是勝利還是失敗，完全由這個會決定。」

「那時，是在廣州暴動之後。一九二七年的年底，贛東北接着便暴動了，暴動以後，敵人就來了！敵人開了一個團來，當然囉，那時的敵人是佔優勢的。可是我們呢？嘿！也有五路縱隊！」邵主席用手比了一下，發出了一聲爽朗的笑聲：「我們那五路縱隊中，有三路各有一條槍，其

他兩路，一條槍也沒有。這三條槍中還有一條打不響，那時，是叫做「二條半槍」。

「我們沒有打過仗。」邵主席說：「沒有打過仗，鬥爭經驗不多，當着打不過敵人時，那只有跑了。」

「到後來，形勢一天一天嚴重了，敵人越來越多，變成了游擊戰爭了，那時，就那麼幾條槍在山上游來游去，這樣子和敵人足足對抗了一個月。」

「後來，敵人發動攻勢了，開始圍起來搜山，敵人用強大的兵力來壓，我們的游擊地方就越來越小了，一步一步，漸漸地，我們退縮到了中心地區」。

「中心地區是什麼地方」？大家急迫地發問。

「那地方，叫做磨盤山。」邵主席一口氣接着講下去：

「我們被包圍在磨盤山，困難也就跟着來了：第一是：羣衆被敵人壓住了，不敢公開來支援我們，更加之我們自己內部有些沒有肅清的反動派，那些傢伙乘機而起，和敵人通消息，這樣一來，嘿！我們到了那裏，敵人馬上就知道了，跟來了。得力的是羣衆好，羣衆總是時常偷偷地來給我們報訊，說：『快走，敵人來了呀！』我們又跑，跑來跑去，總在和敵人兜圈子，緊張得日裏沒有休息，夜裏沒有睡眠。」

「第二個問題是：怎麼來對付敵人呢？大家的意見很不一致，有的人以為不能支持了，主張埋槍解散。有的人主張轉移山頭，跳出敵人包圍圈子去。還有些人則主張繼續打。因為意見多，而且分歧，如果不經過詳細討論，統一起來，那是沒有辦法支持下去的。」

沉靜了片刻，大家都焦慮的等待着解答，邵主席不慌不忙地呷了一口茶，咕嚕一聲，繼續說

：「我們已經有四十六條槍了啦，有兩個縣，一個是弋陽縣，由方志敏同志負責，一個是橫峯縣，由我負責。」

「正在危急的時候，我兩人各帶着一些幹部，會到一塊碰頭了，彼此一談，哈，困難原來都是相同的，當時就決定了召開兩個縣的聯席會議來解決問題。那時，在敵人到處進攻的環境裏面，起先，找不到適當的地點，後來決定在一個敵人不注意的地方，叫方勝峯的光山上開會。」

「當天，便忙着佈置工作了，寫通知發出去，並且指定通知要負責同志親送，這樣，整整搞了一夜。」

大家愉快地鬆了一口氣，聽邵主席繼續講：

「晚上，我們就下山了。一點也沒有給敵人覺察，敵人則始終以爲我們還在山上，我們趁天黑下了山，到山下時，天都朦朧亮了，敵人在換崗哨，我們就挨着敵人一個一個溜了過去，太平無事，一點也沒有被敵人發覺，我們都安全地到達了方勝峯。」

方勝峯是橫峯與弋陽交界地方的一個小山，山上有個冷廟，沒有人去的地方，我們就決定在這地方開會。

大家到了方勝峯都疲倦萬分了，因爲稿了一個通宵都沒有休息，想睡覺，一倒下去便都睡着了，這樣一睡，一直睡到中午才開會。

睡好了覺醒來，大家的勁頭也就來了，參加這次開會的有方志敏、我、黃道、鄒秀峯、吳民、方志純、龐先飛、還有個萬安的同志，名字記不起來了，就叫萬安同志吧，一共是二十多個人，由方志敏擔任會議的主席。」

邵主席用力地吸了一口煙，吐出一縷煙霧，煙霧慢慢地又散開了。他坐前了一步，繼續說：「這個會議，思想上論爭得很厲害的。那個萬安同志首先主張埋槍，解散。他提出來的理由是：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以前，各省有過二百多個暴動，但結果，都先後失敗了，就只剩下弋陽橫峯和井崗山兩地了。」

「他是由萬安來的，因為萬安的暴動失敗了，他把失敗的經驗帶過來了！」
一陣哈哈的笑聲在屋子裏響了起來。

「他因為把失敗的經驗帶來了，所以，就講得非常的可怕。方志敏同志分析了情況後，堅決反對這種逃跑辦法。理由很簡單，方志敏同志說：我們在這裏有羣衆，羣衆跟我們一起革命，如果我們在困難的時候便埋槍逃跑，羣衆犧牲太大。丟下羣衆逃跑，那不是共產黨員應有的態度，我們要與羣衆共生死，共患難，我們手上還有槍，幹起來，打掉一個敵人是一個，打掉兩個敵人，就賺了他一個。」

邵主席將煙頭子往煙灰盤裏一塞，堅決的說：「當時方志敏同志對大家說：『誰要走的可以走，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的可以走！我們不走，我們是要堅持下去的。』」

邵主席講到這裏停住了，大家都集精會神地等待下文，刮着了一支煙，邵主席興奮起來說：「這個理由一拿出來，大家都贊成了！會議中第二個意見是主張帶了槍走，離開敵人圍攻的圈子，把敵人引到根據地以外去，然後我們再回來」。

「會議上對這個意見又作了分析，得到了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是：我們在這裏有羣衆，羣衆對我們很熟悉，敵人來了羣衆就會馬上來告訴我們，羣衆和我們已打成了一片，我們有依靠。如

果到新地方去，人地生疏，羣衆一下子不了解我們，像過街的老鼠一樣，人人喊打，沒有什麼依靠，那就糟了」。

講到這裏邵主席自己先就哈哈地笑了，大家跟着也笑開了。

「再說」，收住了大家的笑聲，邵主席接着講：「再說，那時我們的隊伍可不可以打呢？也沒有把握，就算把敵人引出去了，我們回來，敵人不還是跟了回來，引來引去，一點也解決不了問題嘛！」

又是一陣笑聲。

「最後的辦法，那就只有堅持打下去。方志敏同志分析了情況後，提出理由說：我們沒有跟敵人正面打過一次仗，沒有正式交過手，沒有試過高低。而且，敵人現在很分散，又是孤立的，沒有羣衆的，真的打起來，我們不見得就打不過他們。第二，我們每到一個地方，敵人就知道了，那一定是我們內部有反動派，內部有反動派，我們就是要走也走不成的，只有打。第三，即使在不不得已的時候要轉移陣地，那也一定要有佈置，我們也要作個準備，萬一打一仗打不贏時，也好按照佈置好的步驟進行轉移。」

邵主席越講精神越振奮，越有勁，嗓子也提高了：「最後，決定要堅持下去，決定要打。」他把「打」字唸得特別响亮而且堅決，他接着說下去：「同時要進行鎮壓反動派，一方面要派人去創造和發展外圍。這個大的戰略一佈置，大家一致同意了。」

大家聽得緊張而又興奮，好像都在參加這個會議一樣，邵主席說：

「吓！這樣一來，會場堅決打的空氣濃厚起來了，大家一致作打的準備，都振奮起來了！接

着，就着手來分析敵情：來包圍我們的是敵人的主力團，他們分成了好幾路，我們暴動的中心，工作鞏固的地方，都是敵人的主力。我們薄弱的地方，便是敵人的地方部隊，就是所謂的靖衛團。根據這種情況，打主力較難，只有首先打擊敵人的地方部隊靖衛團。靖衛團中我們又選擇了弋陽那一路，因為弋陽這路最壞，是羣衆最恨的一路，他們帶有梭標隊（反動農民）七八千人，每天都是殺人，放火，搶東西，羣衆恨他們恨到骨髓裏面去了。羣衆要求我們去，那我們必須滿足羣衆的要求，打這路可以把廣大羣衆爭取過來，故決定先打弋陽靖衛團。

「進攻的目標確定了，我們便進行了分工。」

「我們總共有四十六條槍，分了六條槍給方志敏同志去鎮壓反革命，因為方志敏同志對那個地方很熟悉，他有辦法對付，故由他去鎮壓反動派，鞏固根據地——漆工鎮一帶。」

「其餘，四十條槍，決定交給我，去打敵人。於是我命令隊伍馬上開下山來，當時，連長是胡德珍，晚上又下着雨，隊伍就淋着雨過來，一夜走到天亮。」邵主席用一個手指頭點了一點說：「只走十里路」。

「我在約定的地點等了好久，隊伍也沒有來，這時隊伍裏還沒有傳達會議的精神下去，士氣不很好，同時，戰士們看見這邊山是光的，禿頂山，怕沒有東西掩護，停在山下，都不敢上來」

「我跑去動員，和大家講講話，打打氣，經我一說，戰鬥情緒頓時爲之一振，興奮起來了。但我的話還沒有講完，敵人便來了！」

「敵人來了嚇得老百姓滿山遍野的亂跑，敵人追着老百姓的後面，拍拉拍拉打過來。」

我們隱避在竹林子內，從山上望下去，十多里路一片火燒。敵人瘋狂地追趕着老百姓，追經我們前面過去，我們作了準備，出其不意的就朝着敵人的屁股頭打了過去，哈！這一打，便把敵人衝垮了，打散了，我們獲得了大勝利。

好呀！這樣一來，情況轉變了，敵人垮了，原來被敵人追趕的老百姓，都掉轉頭來，幫着我們追敵人，抓敵人，抓啊！抓啊！滿山滿野都轟動起來了！」

「哈哈！」邵主席講得發笑了，大家的心隨着「抓啊！抓啊！」興奮得跳起來，都痛快的笑了。邵主席用手指了一指窗外：「戰爭結束便是這個時候了。」

「我們一口氣不歇，馬上集合了隊伍，飯也不吃便追，這一追，追了五十里，把弋陽縣也震動了。弋陽縣城裏人都說紅軍要進城，哈！城內就亂成一團，縣官怕死，聞風就跑了，許多人擠着過浮橋，人太多，有的就掉到河裏淹死了。」

「我們跑得太快了，並不知道縣裏的情況，因此，也沒有進城，只在城外向城內打了幾排鎗。」

「另外一個好消息，就是方志敏鎮壓反動派也勝利了，把反動派內奸狠狠地辦了幾個。」邵主席接上了第四支香煙，一口氣講下去：「戰爭勝利以後，我們知道敵人一定要集中所有的兵力去守大本營的，根據這種情況，我們又佈置了一個工作，要攔腰截斷回去的敵人。」

「決定以後，我們算準了敵人回去必經的路線。當天，我們一跑八十里，到了樟樹墩，馬上埋伏好，果然，該死的敵人真的開來了，走過了一半，我們攔腰一打，這一打，敵人毫無防備，搞不就手脚，完全垮了，又是一個大勝仗。」

房子裏連續不斷的笑聲在起伏。

「第二日」邵主席說：「我們又把八馬埋伏在胡家墩，準備截擊另一路敵人，又不出所料，敵人的一個連，又大搖大擺過來了，哈！又是那麼攔腰一下子打得敵人雞飛狗跳，敵人一個連又完了蛋，又是一個大勝仗！」

剛落下的笑聲又翻騰起來了，十多張臉孔在電燈下愉快的放着光，幾十雙眼睛盯着邵主席慈和歡樂的臉。

邵主席開始作結論了，他說：「經過六個月的激烈戰鬥，我們獲得了偉大的勝利，恢復了根據地，又創造了根據地。」

「方勝峯會議給我們創造了許多打仗的方法和規律，那是自古以來兵法上所沒有的。跟着會議的路線和決定，我們懂得了要肅清內部反動派，要健全內部，然後才可以無後顧之憂，才可以集中力量打一路，打敵人最弱的一路。然後，再打各路，這個打仗方法是新發現的。」

「以前，根據地是沒有外圍的，自派了黃道去開闢了外圍，從此便有了半公開半秘密的地區，我們就進也可以，出也可以，使敵人不清楚到底那裏是紅色區，那裏不是紅色區。」

「方勝峯會議是贛東北紅色區與軍隊創造的關鍵，是革命歷史上有名的會議。」

錄音機卡沙一聲關住了，房子裏响起了興奮的鼓掌，故事告了一個段落，同志們的手錶正指着十一點半，電燈發射着明亮的光輝。

「謝謝邵主席給我們講的這個革命故事。」省文聯石主席用一句愉快感激的話結束了這個會。

死亡線上的鬥爭

劉俊秀講述
王克浪記錄

一九三四年八月，紅六軍團在任弼時、蕭克、王震等同志領導下，由湘贛邊出發長征。十月底進入了湘、鄂、川、黔邊區，與賀龍將軍關向應政委領導的紅二軍團在西陽縣（川、湘交界處）會合後，打敗了湘西敵人陳渠珍等部，開闢了永順、大庸、桑植、龍山、慈利等縣廣大紅色區，留下了紅十七師四九團在那裏駐防。省委爲了鞏固根據地，相機向西發展，組織了一個工作團，組織上分配我擔任主任，派到永（順）沅（陵）交界的樞紐地帶石堤溪區工作，準備成立永沅中心縣委。

由於這地區是新開闢的，工作沒有基礎，土匪地主武裝又多，開始工作的時候，不易開展，羣衆不敢積極參加革命鬥爭，有的甚至被反動勢力威迫着來反對我們。由於紅軍進展順利，當時有一部份土匪投機參加了我們的游擊隊，他們利用紅軍的名義，喊着打土豪的口號，實際上却幹着「發洋財」的勾當。

一九三五年一月，國民黨反動派調集了大批兵力，向我們紅區和紅軍進攻，永順縣城首先被敵人佔領了。爲了驅逐敵人，奪回被佔區，原駐石堤溪的紅四九團調到永順進攻盤據該城的敵人去了，這時候，敵人出少卿部又乘機把石堤溪佔領了，原來由土匪改編過來的游擊隊，也因爲沒有經過澈底的改造，在敵人大舉進攻的情況下，大多數都叛變了，剩下的少數幾十個人，在該區區委書記陳玉蓮率領下，向省委駐紮的地區靠攏了。

我當時正在龍巖關區工作。那裏的一個素質不純的獨立營也叛變了，並殘殺了我們派去的營長、政委和連指導員。當時，爲了迅速鎮壓叛亂，肅清內部的反動份子，我立即由龍巖關區帶了五個游擊隊員，趕到石堤溪區，計劃由紅四九團調一部份兵力到龍巖關區去消滅那些叛變的反動武裝。不料當天走了三十里，到達賀虎溪山腳下，就被敵人四面包圍了。在猝不及防的緊張危急的境遇中，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堅決的拚命的向前衝鋒，總算衝出了敵人的重圍，而沒有遭到任何損失，於當天斷黑不久就到達了石堤溪附近。打聽了一下情況，才知道紅四九團已全部開走，到處都是白軍、土匪和地主武裝，不但我原來的計劃落了空，而且陷進了敵人的重重包圍。根據羣衆的反映，離石堤溪鎮七里左右，還有十幾個區幹部 and 十幾個區游擊隊員隱蔽在那裏，爲了會合他們取得更確實的情報，當天晚上就找到了他們。

敵人雖然佔領了這個地區，情況雖然複雜、緊張、危險到極點，我們沒有得到省委指示，是不能隨便離開這個地區的。反動派正在大肆屠殺當地革命幹部和羣衆，到了緊急關頭，如果我們丟開幹部和羣衆不管，也不是共產黨員應有的態度。因此，我立即決定留下，和那些區幹部、武裝同志在這個地區堅持游擊戰爭。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爲了保護幹部，保護羣衆，減少幹部和羣衆在敵人居殺下的犧牲，也是爲了分散敵人的力量，打擊小股敵人，在鬥爭中擴大我們的武裝，保持與提高我們黨的政治威信，爲將來配合主力紅軍，消滅敵人，恢復我們的紅區創造有利的條件。

在這樣的意圖下，當晚我就召集區幹部開會佈置，並向他們作了關於敵情與我們任務的報告。因爲週圍敵人距離太近，深夜三點鐘左右我們就轉移了地區。我們剛離開那裏把隊伍帶到山頂

上不久，原來的村子就被敵人包圍了，爲了避免敵人直接追擊的威脅，我們又繼續向省委的駐紮地——塔屋靠攏，走了一天一晚，到達土橋才停下宿營（兩地相距約八十里）。

這時候，我們的內部還不是很鞏固的，還有動搖份子和不可靠份子必須洗刷。於是，我們把原由土匪改編過來的十幾個游擊隊員，全部收了槍，解散了，並發給路費安置他們回家。剩下的都是經過一定鬥爭的當地區幹部，他們的家屬有的被敵人殺了或者捉去了，有的房子被敵人燒了。我以爲他們都有很深的階級仇恨，大體上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以後在鬥爭中也證明了絕大多數是可靠的）。但是，我們到什麼地方，敵人就追擊到什麼地方，我們的行動，敵人很快就會知道。原來，區幹部中有一個軍事部長（原當過土匪），處在這種緊張情況下，發生動搖，由動搖發展到直接與敵人勾結，向敵人報告我們的行動方向，讓敵人在我們的前進道路上，埋伏四五百兵力，企圖消滅我們。到了第二天早上，四面都出現了敵人，到處只聽見喊殺喊捉。面對這樣嚴重的關頭，有的受傷，有的被俘，有的自動繳槍投降，只剩下我和原來帶領的五個游擊隊和三四個區幹部，繼續不顧一切的，向僅有的一條狹窄的石路猛衝。這是一條非常險要的道路，左邊是石岩，右邊是小河，敵人用密集的排槍向我們射擊，而且不斷的咆哮：

「繳槍！投降！抓活的！」

「你國民黨土匪，有什麼資格要我投降？老子爲革命，爲窮人翻身，就是要消滅你們，今天雖然虎落平原，還是要鬥爭到底！」我一面衝着，一面這樣斬釘截鐵的答覆了敵人的叫囂。

衝了一陣，衝到了一條小橋，後面追擊的敵人，相距只有一百餘步，前面小橋上敵人佈置了兩個哨兵攔阻。哨兵拿着槍，對着我，以爲這一下真的可以抓活的了。這時候，我也表現着一種

似乎只好束手被抓的神情，等到挨近了他們，神不知鬼不覺的，雙手緊握拳頭，一邊一拳，就把哨兵打下了河，我們也便衝過了小橋。

過了橋，再衝一陣，後面的敵人追得更近了，前面又發現了一個班的敵人，埋伏着阻擋我們的去路。怎麼辦呢？看情形的確是沒有辦法的，但我們還是絲毫沒有動搖向前猛衝到底的決心，也只有這樣才可能有萬一的希望。

「站住！那一部份的？」前面埋伏的那一個班的敵人，一面打着槍，一面又辨不清我們是敵人，還是他們自己隊伍裏的人。

「莫打槍！五連的！」我們有一位同志，知道敵人的番號，就這樣答覆了他們。我們大家也便邊衝邊這樣喊着。

我們喊着、衝着、越衝越近，倒弄得前面的敵人不好應付了。開槍吧，怕誤打了他們的隊伍，不開槍吧，又怕放走了他的敵人，只好一面朝天開槍，一面不斷地喊着「站住！」「站住！」當我們快跑近他們面前時，還是不斷地喊着「莫打槍！五連的！」敵人以為真的是他們自己人了，便把隊伍向路旁移開了幾步。我利用了這一空隙，死勁的衝過去了，後面的幾個同志，因為沒有趕上，沒有衝過去，全部都被截住了。

衝過了這一關後，我改變了策略，立即向山頂上猛爬，敵人雖然繼續追擊了三四里，因為我跑得快，敵人追不上，我彎彎曲曲的跑進了漫無人烟的深山，遍山都是平頭的叢草，我藏起來了，敵人雖然搜山搜到斷黑，也沒有搜到我。待敵人集中回去宿營時，我又繼續摸索着走，打算到大庸縣的丁家溶去找六軍團政治部。

當晚，我走了一整夜，又走到了賀虎溪（相距六七十里），已經天亮了。這是我們原來打游擊的地方，離政治部還有七八十里，要經過龍聚關偷渡大庸河。沿途都佈滿了土匪和地主武裝，白天不便走，只好藏在賀虎溪山上，準備晚上再走。

山上找到一家老百姓，只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和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家裏很窮，我肚子很餓，她沒有飯，也沒有米，我拿了一塊錢，請她買了一點米，燒了飯吃。爲了調查前進道路上的情況，我寫了一封信給龍聚關區的主席，請那位婦女送去。

不幸的是：我離開龍聚關區後，那裏從土匪改編過來的游擊隊也叛變了；更不幸的是：我的信竟落到了那位叛變了的游擊隊大隊長手裏。這些，我當時是無法知道的。不過，因爲到處都是敵人，環境使我不能不提提高警惕，當那位婦女把我的信送走以後，我主動地離開了她的房子，跑到山頂。山頂可以遠望四面八方，偵察敵人的動靜。這時候下着大雪，山頂奇冷，站不住，也坐不住，不得已又從山頂跑下來，跑到山腰間找到一個岩洞，我便躲在岩洞裏。

不久，不幸的事情發生了，敵人包圍了這個山，到處搜捕，最後把我從岩洞裏搜出來抓住了。爲什麼敵人會知道我的行動呢？當時我很奇怪。原來當我離開那個婦女的家裏時，她的小孩看見我走出來，可見在情況複雜時，即便是一個小孩也不能忽視的。

敵人把我抓住以後，我身邊的三塊銀元搜去了，我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剝下了。

「剝光他，剝光他就在這裏槍斃！」

「老子今天落到你們這些土匪手上，你們要殺老子，難道做鬼就不要穿衣服嗎？」這時候，我知道已經死定了，要死也不能屈服，我大聲罵着，堅決抱住最後的一件襯衣，兩條褲子，不讓

土匪再割了。結果算是沒有被敵人剝光。

正當要把我就地槍斃的時候，匪徒們的意見忽然分歧了，他們迷信，怕鬼，有人主張帶一個不遠的偏僻的平場上去殺，因為岩洞靠近大路，大路上殺人，怕陰鬼出現，來往不便。這個意見在六七十個土匪中取得了優勢，就把我拉着往山下走了。

拉着我下山的時候，前面派了三個尖兵，因為沒有繩子，就用兩個人左右抓住我的手肘，背後一個人拿了一張馬刀，其餘的都拿着槍在後面跟着。

路是非常狹窄而且不平的，左邊是很陡的山坡，右邊是一眼望不清底的懸崖。這時候，我記起了在馬克思大學首長教導我們的幾句話：跑馬最要當心轉灣，到了緊急關頭，更要經得起考驗。我的思想上沒有別的考慮，只要為黨為革命奮鬥到底，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度氣節，死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就是如何死得英勇，死得痛快。要痛快就是反抗，如果服服貼貼的讓匪徒們拉到平場上挖眼睛，割耳朵，一刀一刀的給他殺，那是不會痛快的。我想：就在這山坡上連拉帶滾的把抓着我的兩個敵人，一齊跌到懸崖下面去，我自己會死得痛快，還可以跌死兩個敵人，我就不虧本了。

想着，走着，走了約莫三百多步，抬頭一看，前面相距幾十步遠就是平場所在，我知道這就是殺我的地方了，已經不容許我再有別的想法了。路越來越窄，靠在右邊抓着我的敵人，幾乎沒有了他站腳的地方，也就心我把他打下懸崖去，自動的鬆了手，退到我的背後。我知道時間不能再拖，機會不能再錯過了，我把左手死勁一推，抓我左手的敵人預防不及，就被我摔到懸崖下面去了，我趁此機會，飛也似的兩三個箭步，就躍過了前面的三個敵人。這時，我的情緒雖然萬分